

『天武奇传』三部曲之一

天武風云錄

上冊

彭泰銘 著



彭泰銘 作品



時代文藝出版社

『天武奇传』三部曲之一

天武风云录

上册

彭泰铭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武风云录 / 彭泰铭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387-5158-1

I. ①天… II. ①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26441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李鹏飞

装帧设计 陈阳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作者和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作者和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天武风云录

彭泰铭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俊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800千字 印张 / 74

版次 / 2016年7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189.00元 (全三册)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故事概要

故事发生在唐代贞观年间。

从赣地逃难到皖境的奇世文一家，因遭黑道门派绿袖会欺压，几近命丧荒野。为抗衡绿袖会，奇家联合武林世家组成了奇耿山庄，合力追灭绿袖会。

奇家子承父辈基业，主人公奇灵在一次突发遇难中，发掘出隐世千年的天武门开山鼻祖华子武的武诀，让天武门重出江湖。

一部天武门创家立业的发掘史，再现了千年门派的成长壮大历程。古人的侠义，对今人也有可借鉴之处，同样得益匪浅呢。

愿我们都能从书中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健康向前。

人 物 表

(按人物出场先后列表)

奇梁书——进士及第，曾为朝廷吏部大臣辅佐，九江府知府，奇世文之父。

奇世文——奇耿山庄庄主，金福义子，习练“旋风棍法”，惯使六尺长紫铜棍。天武门元老之一。

奇灵——奇世文长子，药仙白须翁之徒，后拜天武门鼻祖华子武，成天武门重开山门首任门主。使“耀日剑”和“无敌棍”，天武意念神功创始人。

许慧娘——奇世文之妻，孤儿，奇灵之母，奇耿山庄总管，万安镖局东家，万保银庄东主。南瓜真仙关门弟子，擅长飞絮剑法和兰花指，使寒心剑。天武门元老之一。

熊为虎——“象坪三煞”大煞。

熊为狼——“象坪三煞”二煞。

熊为狻——“象坪三煞”么煞。

南瓜真仙——南瓜山上老尼，“兰花指功”为武林一绝，奇耿山庄练武馆主教练之一。天武门元老之一。

了缘师太——南瓜真仙之徒，慧娘姆妈，奇耿山庄练武馆主教练之一，也是天武门元老之一。

金福——奇世文夫妇干爹，黄石老人之徒，擅长“旋风棍法”，外号

“金棍王”，专使六尺长黄铜棍。万安镖局副总镖头，万保银庄南阳分号掌柜助理，奇耿山庄练武馆主教练之一，也是天武门元老之一。

汝娘——金福之妻，奇世文夫妇干娘。善使双剑，外号“陈二剑”，万保银庄南阳分号掌柜助理，奇耿山庄练武馆主教练之一，也是天武门元老之一。

苟皮——绿袖会歹徒，匡道林师弟，专使“子午追魂钉”，外号“子午追魂”。

吾圆师太——清心寺主持，冬梅姑妈。遭绿袖会杀害。

李冬梅——奇世文之妻，使“开天”双剑，天武门元老之一。

郭杜娟——奇世文之妻，使“劈地”双剑，天武门元老之一。

张春燕——奇世文之妻，使“子剑”，天武门元老之一。

巴山一刀——绿袖会歹徒。

太阳疤——绿袖会歹徒。

老崔——绿袖会歹徒。

拄拐老头——民间游艺人，命相师。

林良——老中医，擅长针灸，外号“神针”，奇耿山庄“万奇药行”主持，天武门元老之一。

耿千手——耿彪之父，擅打铁莲籽，外号“耿千手”，少林俗家弟子，万安镖局总镖头，奇耿山庄练武馆主教练之一，也是天武门元老之一。

耿彪——奇耿山庄二庄主，耿千手之子，奇灵泰山之一。“万安镖局”武教头，黄山派弟子，天武门元老之一。

叶秀媛——耿彪之妻，奇灵岳母，奇耿山庄二总管，天武门元老之一。

耿玉凤——耿彪之女，天武门主奇灵妻之一，天武门二总管，天武学堂临理。

翠芬——奇耿山庄庄主奇世文妻，奇耿山庄副总管，“万保银庄”二掌柜。专使“午”剑。

雪茹——翠芬妈。

甘清照——清心寺老师太。

赛神仙——瞎女，算命仙人，外号“赛神仙”。

翠红——柳云之女，翠芬堂妹，耿彪妻之一。

柳云——翠红母。

王延年——原“桃林镖局”镖头。

冯四——绿袖会歹徒，“松山五恶”老四，松山岭集训坛外护坛。

魏顶力——“鄱阳三友”老三，奇耿山庄桃林湖水上队副队长，外号“湖底龙”。

胡豹——绿袖会歹徒，“太行二鹰”老大，使“开天”双剑。

胡狼——绿袖会歹徒，“太行二鹰”老二，使“辟地”双剑。

陈南山——“鄱阳三友”老大，奇耿山庄桃林湖水上队队长，外号“湖中蛟”。

刘浪——“鄱阳三友”老二，奇耿山庄桃林湖水上队副队长，外号“水里鲸”。

云鹤——金福、奇灵师叔，天武门元老之一。

黑瘦坛主——绿袖会歹徒，坛主。

双刀男——绿袖会歹徒。

弓虾老头——绿袖会护坛，号称“钩刀怪手”。

药仙白须翁——奇灵师父，又名“长白参叟白银锄”，“飞虹剑法”扬名江湖，天武门元老之一。

小英——原绿袖会厨女，后奇耿山庄佣人，桃林酒店主事之一。

沉香——原绿袖会厨女，后奇耿山庄佣人，桃林酒店主事之一。

丁二——“松山五恶”老二，绿袖会松山岭集训坛副坛主，后为坛主。

匡道林——“松山五恶”老大，绿袖会松山岭集训坛坛主，后为绿袖会副会主，绿袖会被灭后成九天神教副香主。

朱三——绿袖会歹徒，“松山五恶”老三，松山岭集训坛内护坛。

石五——绿袖会歹徒，“松山五恶”老五，松山岭集训坛外护坛。

奇美——奇世文、慧娘夫妇长女，天武门总护法。

奇中田——水陂村长老会成员之一。

吴头——绿袖会歹徒，外号“芜湖鬼刀”。

奇安萍——奇灵妻之一，云鹤之徒，天武门总管。

李大爷——李窑主之父。

李窑主——桃花坞山区烧窑人。

李玉英——李窑主之女。

云中叟——耿彪师叔，黄山派掌门。

月英——耿彪妻之一，庐山青松师太之徒，外号“庐山双剑”，“庐山二娇”老二。

桂英——奇世文妻之一，庐山青松师太之徒，外号“庐山双剑”，“庐山二娇”老大，专长“牛毛针”和青松剑法，“万保银庄”二掌柜。

郑六子——陕甘道上“八大金刚”老六，“崂山四刀客”老大，后入天武门。

打药师——奇耿山庄万奇药堂医师，骨科、伤科，善用毒。

李全山——陕甘道上“八大金刚”老大，“伏牛山四剑客”老大，后入天武门。

顾家先——丐帮弟子，善打飞蝗石，后入天武门。

林贵——奇耿山庄总护院。

王义深——“奇家十二义”老大，外号“王首义”。

老府台——归田府台，安庆富户，后举家搬至桃花坞。

安大爷——奇耿山庄南山牧马场主。

陈大力——绿袖会皖鄂坛坛主，惯使“雷心锤”。

张香主——绿袖会香主，使双钩。

尹亦华——药仙白须翁干女儿，奇世文岳母，万保银庄南阳分号掌柜助理。善用毒。

白秋莲——尹亦华之女，奇世文妻之一，药仙白须翁干孙女，善用毒。

白承志——尹亦华之子，药仙白须翁干孙，万保银庄福州分号掌柜，天

武门福州分舵主。

冯青源——天山青源牧场主。

冯长子——冯青源大儿子。

许辅凡——慧娘之父，外号“许不凡”，擅长金刚拳。

林琴英——慧娘之母。

汤耀楚——许集庄恶棍，外号“汤尿臭”“独眼汤”，绿袖会歹徒。

许三——许集庄许氏族宗长老会员之一，后搬迁入奇耿山庄。

汤老狗——绿袖会许集庄站站长，擅长“伏虎剑法”。

带八来——绿袖会歹徒，湘东带家堡少堡主，外号“带把来”。

王小——从绿袖会解救出后人奇耿山庄，擅养、驯马。

刘生——从绿袖会解救出后人奇耿山庄，游医。

王财——原小王庄总管，后投绿袖会任鲁东分舵主。

胖牛——王财保镖，擅使双钩。

王钱——王财弟，绿袖会鲁东分舵副舵主。

王先——从绿袖会解救出后人奇耿山庄，酿酒师，擅酿冬酒。

奇聪——春燕之子，天武门天南堡主，使“乾”剑。

奇智——翠芬之子，天武门总护法，使“坤”剑。

奇慧——冬梅之子，天武门西圆堡主，使“青光”剑。

奇敏——杜鹃之子，天武门东海分舵主。

莫莉卡——奇世文妻之一，天山青源牧场主之女。

许继——慧娘之子，天武门总护法、总护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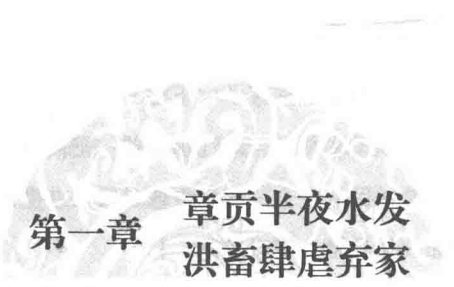
奇贵——桂英之子，天武门总护法。

奇艳——秋莲之女，天武门总护法。

史初生——绿袖会鲁中分舵主。

目 录

人物表	001
第一章 章贡半夜水发 洪畜肆虐弃家	001
第二章 寒潭意外获宝 困途再遇凶徒	024
第三章 三弱女得靠山 一波平一波起	048
第四章 求物拜见武宿 识贵义结兄盟	072
第五章 奇耿山庄落成 黑道恶人伏诛	095
第六章 慧娘师尊下山 家乡侠士来投	121
第七章 神兔灵芝增功 灵儿好武习艺	145
第八章 武林奇子初现 药仙异人收徒	169
第九章 拔除凶窝凯旋 奇耿山庄婚宴	193
第十章 招人买马回庄 奇耿山庄扩势	217
第十一章 山庄名声在外 江湖八方来归	241
第十二章 歹徒前来围府 山庄齐心抗凶	265
第十三章 药仙万里采药 慧娘千里寻祖	289
第十四章 慧娘报仇祭祖 世文灭堡除霸	313
第十五章 送子学艺长白 铲除盐霸返庄	337
第十六章 万保银庄创办 绿袖歹徒犯庄	361



第一章 章贡半夜水发 洪畜肆虐弃家

那是唐代贞观年间。

中原大地虽说百业兴旺，但天灾人祸也常常使很多乡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

在一个春夏之交时节，那是一年中雨水最多的时候，江南水乡本就多雨，这下更是满河水涨，很多地方连路都被水淹没了。

赣江。

发源于江西南部的章河和贡河，“章”“贡”二水汇合成一条大江，“章”“贡”二字组合成一字，形成“赣”字，因此就取名“赣江”。又因为这是江西境内唯一一条纵贯南北的大江，江西也就简称“赣”。

赣江两岸，村落、城镇密布。自古以来，人们世世代代聚居在赣江江畔，祖祖辈辈沿江栖息，耕种，利用着赣江水的交通便利和优势，或经商，或农耕。几百年来江两岸逐步形成了不少的大村落和中心市镇，上游的赣州和庐陵，中游的南昌，下游的九江，都是沿岸有名的中心大镇。

由于水力资源的充足，加上江南本就雨水频多，居住在赣江两岸的人们，除了享受江水带来的无限好处外，当然也不时地遭受江水带来的祸害。

赣江水的祸害，对聚居在上游的村落城镇，危害倒不大。主要的是因为上游多为崇山峻岭之地，赣江又大多是傍高山，穿山丘而过。即使遇上雨量特别多的年头，哪怕山洪暴发，江水大幅上涨，也对上游一带的人畜危害甚微。

但赣江水的祸害对集居在中下游平原一带的人们来说，可就大不一样了。每年的雨季，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中下游一带无法估量的损失甚至带来毁灭性的祸害。以往每当雨季来临时，赣江水就像一把高悬在头顶的利刃，时时威胁着成千上万中下游居民的安全。江水更像是被关在魔瓶里数万年的妖魔，一旦出瓶来，就越加凶猛异常，难以控制。

沿江乡民们对洪水突发的恐慌心理，每每随着雨量的增多而提心吊胆。用谈虎色变来描述人们对赣江水患的恐惧一点也不夸张，这是因为，水患的惨状使人历历在目。当然啦，水火无情嘛，俗话说洪水猛兽呢，谁人能不惧？

水患一旦发作，就有如瀑布飞泻，百里内外旷野顿时一片烟波，眼见之处一片汪洋。浊浪铺天盖地，似无情的猛兽，吞人冲屋，荡村毁寨。洪水所到之处，顷刻房倒屋塌，荡尽一切。躲避不及的人畜，除死无生。

上年水患发作时，便是四野茫茫，举目望去：滚滚洪流之上，随波逐流的全是倒塌下来的房梁、门窗、桌椅、床柜；还夹杂着不少淹死后的人畜，全是腹胀如鼓，漂浮其中，让人惨不忍睹，悲切断肠。

而洪水过后，昔日的沃野成了黄汤，房屋村寨没了踪影，只剩下死里逃生的难民，到处呻吟着，哭泣着。

赣江水患就像是躲在森林中的一只恶魔，时不时地钻出来残害人畜。更让乡民们欲哭无泪的是赣江河水每隔两三年必闹一次大的水灾，近百年来，从不间断，几乎成了定律。

由此，每年的雨季，各个村落、市镇纷纷自动地挑选出一批年轻力壮的后生崽，由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老人带领，日夜派人守护在江边，时时观察江水上涨的情形。

如果江水上涨速快，超过了所划的安全线，则立即鸣锣击鼓，催促村民逃生。当然了，各家各户也早就将逃生时所需一应物品备齐，打包成捆或装篓筐。任何时候，只需听到锣鼓报讯，即时就可携家带口逃生而去。

人祸尚无法根绝，面对无力防患的天灾，人们除了烧香拜佛，求老天爷慈悲保佑外，还能有什么好的法子呢？人有时斗不过天，唯一能做到的便是及

时出逃。

赣江下游，庐山脚下。

从大山中窜出来的赣江，拥着翻翻滚滚的浊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奔入了一片宽广的平地，进入了九江境内。

赣北平原。

赣江河两岸，平野上种满了水稻，一望无际，时下正是稻谷成熟、临近收割的季节。只见稻穗甸甸，粒粒金黄，一片金色的海洋。闷热的夏风，不时在稻海中掀起阵阵波浪。风吹稻花香万里，嗨！丰收在望呀，乡农个个无不喜出望外：今儿又是个五谷丰登年！能不欢喜么？一年辛劳，家家都指望田里的收成啦，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嘛！

举目前望，遥远的尽头，稻天快要相接处，水天一色，那是有名的鄱阳湖，是中原最大的淡水湖。这片广漠的平地就叫鄱阳湖平原，也有人叫赣北平原。

此处不远，离赣江西侧约有里把远的地方，金色的稻海中突兀起一抹黑压压的树林，就像嵌在稻海中的一片绿洲。青松翠柏枝叶下，掩着一片鳞次栉比的屋瓦，看样子有五六十栋之多，被高大挺拔的松柏环绕四周，形成一个恬静的村庄——水陂村。

水陂村，二百来口人，一律姓奇，同姓同宗。除了少数养有鸬鹚的家以打鱼为生外，其他各家全部从事农耕。村里唯一一户既不农耕又不捕鱼的人家，便是村南头的奇太爷家。

奇太爷真名奇梁书，在世八十有五。

如今，尽管奇太爷——奇梁书老人去世都已五年了，现在的主人，奇太爷的儿子奇世文才刚年满二十有八。又尽管奇世文多番劝请村人，不要再用奇太爷的唤法，但村民们早已习惯了喊奇太爷，所以至今仍改不过来。年长的、平辈的、小辈的、众口同声开口还是喊奇太爷。

奇世文因劝阻无效，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人们喜欢喊就随人们喊去，不再往心上放了。当然他也从未听清人家叫的到底是“太爷”抑或是“大爷”，

反正人家一叫，他就拱手作礼，含笑作答，就算对小辈，也是谦和之至。

当然了，奇世文虽然称不了太爷，因为他尚年轻，可称大爷却是实至名归。那是因为自他父亲奇梁书老人去世后，整个村族中唯一识字会文的人就只有他。这也是村人们不改旧称，仍是“太爷”“大爷”叫的缘故了，也足可见全村族中老少上下，对奇太爷的尊重和对奇家的仰仗了。俗话说，“虎虽死，威犹在”，就是这个道理，何况他家还是水陂村的富户田主呢。

说起奇太爷奇梁书，也真是水陂村人的骄傲。

奇太爷祖上的祖上，均是以农耕为生，是地道的种田人家，直至传到他父辈一代时，才改变了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田生涯。

奇梁书的父亲年轻时美貌英俊，机灵透顶。早年九江跑码头，替一家南北行当伙计。每年将本地的大米由水路运往北方各地，回程时，再将北地的盐及人参等土产品带回来。

干了七八年，奇父厌倦了长年奔波在外的生活，也熟络了各地的行商人等，他便辞了在南北行的伙计营生，自己在九江做起小本生意来，经营南北杂货，后娶妻生子。

由于行路娴熟，加之一张俊脸整天笑呵呵的，和气生财嘛，几年下来，省吃俭用，居然积攒下几万两银子。

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又道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在他雄心大发，准备扩大生意时，无奈爱妻二胎临盆，难产夭亡。心灰意冷之下，奇父便携儿回归故里觅地建宅，并用积攒下的那几万两银子，在水陂村及附近大量购置田产，租给乡邻佃农耕作，专靠收取地租过活。而他自己倾心一意教养儿子，好让他长大后出人头地。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熏陶下，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奇太爷奇梁书少年中举，继又进士及第。水陂村族中祠堂里，大殿上挂的“进士及第”四个镶金大字的匾幅，让族人个个引以为荣，奇太爷后来也官拜九江府尊。

身为知府的奇梁书深知江水祸患，官任上虽曾为防止洪水泛滥采取过诸

多措施，却仍无法根治赣江水患，使他卸任后每每谈起来仍唏嘘不已。

奇太爷膝下只有奇世文一子。像他的父亲一样，奇太爷也期待着儿子奇世文将来能仕途有成。学而优则仕嘛，世人谁不想自家儿女出人头地？俗话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出路就在读书呢。所以他给儿子取名“世文”，意为世代读书为官，光宗耀祖。因之，从奇世文两岁起就开始教他背书识字，三岁起就教他赋诗填词。到八九岁时，奇世文已是赋词作诗、棋琴书画无所不能了。

待到奇世文开始懂事时起，奇太爷却发现儿子奇世文对功名一事兴趣缺乏，专只爱好游历名山大川，访古刹古寺。且看的书也全是那些古今奇观的游记、杂记之类。

初时，老太爷还不时说上两句，指望着引导儿子向功名一方求发展。无奈奇世文心意不在此，根本无意仕途，他说无官一身轻，有职百般重，奇梁书老人只好作罢。

老太爷奇梁书在世时，家中的事务是他一手亲自打点，儿子奇世文并不清楚家底如何。后来老人过世，儿媳奇夫人接手家业，奇世文才晓得家道殷实，其父竟留下了一份宏大的产业给他，银庄存银逾千万两。奇世文不欲如其父般被困在土地上，因之和夫人商议，由夫人出面，将田产几乎全部低价贱卖给租户，将所得几千万两银子全换成万通银庄全国保兑的金票。

对于家中贫苦、无力购买耕地的佃户，奇世文二话不说，将田产拱手相送。此举，使奇世文一家再次深得族人敬仰，也让四方乡邻真心感激。水陂村族中祠堂内很快就添上了一方蓝底烫金、刻着“善举天下”四个大字的横匾。

有道是“公道自在人心”。这块横匾，就是一众乡邻对奇世文一家的褒奖，那可是比“进士及第”更负众望的荣耀呢。

仲夏。

连绵阴雨已经接连下了十多天。今天的雨似乎更特别，轰隆雷声过后，大雨就像是决了堤的河水，哗哗啦啦地往下直倒，所谓“倾盆大雨”也不过如此了。

往年的这个时节，下半天的雨，还能稍停一忽半刻，有半日可见得到天光。可是今天的瓢泼大雨却已下了一整天，仍是雷鸣电闪不止，大雨未见有任何停止的迹象。

也许是由于下雨的缘故，奇世文一整天的心情显得很是郁闷。晚饭过后，他从书架上抽出那本已经看了几百上千次的《远古奇闻录》来，却总读不进去，花了一袋烟之久才只读了两页，还频频走神。不得已只好招手把儿子叫过来：“灵儿，过来，爹爹与你下棋玩。”

奇世文的儿子奇灵，别看小家伙今年才只两岁半，却长得均称结实，个儿比一般四五岁的男孩还要高出半个头。灵儿小脑瓜聪明无比，在老爹的手把手指教下，棋艺相当不错，等闲之人还真不是小家伙的对手呢。

当下灵儿听说下棋，高兴得蹦蹦跳跳地跑过来，父子俩直搏到奇夫人来催灵儿上床睡觉才罢手。胜败各半，旗鼓相当，父子俩竟是平手之局。

心烦意躁，兼且又喝了几杯浓茶，奇世文在床上转辗半宿难入眠。挨至三更天才迷迷糊糊正要入睡时，猛听得一阵锣响，夹杂着一阵惶急的喊叫声：“发大水啦，快逃命呀！”奇世文听这一喊睡意全消，慌急爬起来，一边急急推醒身边的夫人，告之其情，一边摸索着去点亮床头的豆油灯。

别看奇夫人虽只是一介女流，却极有主见，且一向办事果敢。

也许是身怀武功之故，在这种危急时刻她尤其沉着，既不慌也不乱。她当下也不多言，立即从衣柜中取出事先备妥逃灾时穿的蓝夹衣，迅速地套在小内衣上，再在外面套上一件稍宽大的外衣。然后前后摸了摸，感觉还平整，那背后夹衣内缝进去的那三百万两“万通银庄”的金票，根本看不出痕迹，就是前胸及腹部夹衣内所缝进去的上百片金叶子，因女人身材的特殊所致，不仔细触摸也发现不了。

衣服穿妥，蹬上鞋子。奇夫人感觉鞋底已然潮湿，晓得是河水已开始进屋。她当即摇醒灵儿，并三下两把将也缝有金票和金叶子的小褂子帮灵儿穿上扣好，然后右手一抱将儿子驮上肩膀，左手从枕头下拖出一只布袋来，交给奇世文，敢情那是她平时存放碎银用的钱袋。

“文郎，水已进屋。用被单将柜上的几件换洗衣物包了吧。他物不必再顾啦。”慧娘说着，正好奇世文也已打理好，遂将钱袋塞进怀里，按夫人吩咐，将柜上仁人衣物包起，还把那本《远古奇闻录》也塞进了衣包中。

背上早就备好的逃生包，临出门时奇世文顺手将一把半尺长的条尖刀连鞘一起背在肩后。一家三口，再也顾不上其他什物，蹚水出了家门。

在村人的一片哭喊声中，他们随着逃难的人群窜出村口，朝着村后远处黑沉沉的星子山狂奔而去。

哀鸿遍野，一片黄水滚滚茫茫。百里沃野的赣北大地，原本是五谷丰登、一片祥和，转眼化作人间地狱。

污浊的黄汤上，到处漂着家具什物，和泡得胀鼓鼓的人畜死尸。好端端的一个富庶的村落眨眼间灰飞烟灭，人们互相帮扶着四散奔逃，边逃边哭。能不哭么？到手的谷物颗粒无收，倾巢之下更无完卵，连几间遮雨的草棚也没了，这叫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奇世文夫妇俩抱着灵儿已在大山里跋涉了五天，夫妻俩各拄着一根四尺长儿拳粗的黄檀木棍，几天辛劳已走得东倒西歪了。那根木棍是头天上路时奇世文特地砍削来的，他说此棍材质坚硬，出门在外既可防身又可挑东西用，还能当拐棍。奇夫人也觉得聊胜于无，便点头收下，没承想这几日还真多亏此拐杖手才省却了大把气力。

不说一路上风餐雨露，忍饥挨饿，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程，脚上的千层底麻鞋早就磨穿，只好赤着脚走路。

五天来，幸好大山里各种各样的野果繁多，再加上一些蘑菇、野菜之类，一家人倒也不缺充饥之物。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抓获一些倒霉的山鸡、野兔等。除了缺少盐巴外，在森林里吃的倒是不难应付，只是夜晚露宿就困难得多。有时找不到山洞、崖隙，无奈之下只能用树枝、茅草结个小棚，搭在大树下，披着蓑衣，抱着灵儿坐在石头上打盹了。好在虽历尽艰辛，一路行来暂且未出甚意外。

这日，冒着细雨走到近午，一家人走得乏力便在一棵大樟树下歇脚。奇